



臺中二中 謝一榮

〈手帕〉

佳作

指導老師 張雅惠

也不知時間是怎麼走的，晨恩和中康在一起也三年了。國中時他們就是同班同學，後來國二開始交往。而他們倆會在一起的契機說來也可悲。

何中康以前個子小，個性是內向型的，平時在班上也沒什麼引人注目的表現，倒是晨恩已經觀察他很久了。就在國二那年，中康的媽媽被診斷出乳癌末期，沒幾星期的功夫就去世了。而晨恩總是陪在他身邊，中康本來有點排斥或厭惡，但後來也漸漸的習慣向她傾訴、聊媽媽的事，甚至有一次還哭抱在一起。

學校資源回收室後面的大樹旁有個小角落，他們常常放學後就窩在那兒談心，聊的彷彿全世界只剩他倆似的。兩個膩在一起慣了後，是晨恩主動提議，中康也模模糊糊的答應，就在一起了。

晨恩家一樓是她父母經營的早餐店，平時鐵門深鎖，樓上才是住家。今天放學後，晨恩一點也不想進家門，只是背對著深色的鐵捲門站著發愁。

晨恩沒有手機，若有任何人找她，勢必得打到她家去。晨恩就是擔心這個。中康說今天會告訴她有關下週和登山社去露營的行程，一定會順道問問禮物的事。晨恩如果不在家，說沒能接到電話也就罷了；如果在

家卻不接，那怎麼解釋都奇怪，是絕躲不掉的。

也才幾年過去，中康整個人像換過似的。突然長高 20 幾公分不說，性子上的改變才真的讓晨恩都快認不出來。

也是去年的這個時候吧，兩人說好在平安夜去參加晚會。晨恩搭公車前去，只是繁重的車潮讓她晚了十幾分鐘才到。那天是中康自始以來第一次對晨恩發脾氣，晨恩自己也嚇到了，但也只是委屈著。這就是為什麼今年的聖誕節兩人沒一起過。但中康還是準備了禮物。昨天他把它偷偷的放在晨恩家側邊的小花圃裡，並在信箱留了張小紙條。晨恩向來都會在出門時檢查信箱，也就順利的找到了禮物並帶著到學校去了。

晨恩平時在學校鮮少跟朋友聊太多有關中康的事，現在突然冒出了一個禮物，一群女生起鬨一陣，就把禮物搶去，在旁邊排演著。晨恩當下也沒有顧慮太多，只囑咐她們別搶在她面前把包裝拆了。一整天，晨恩一直以為禮物在誰那兒給保管著，一直到放學前一節下課才發現禮物不見了。教室就那麼點兒大，一個顯眼的藍白色小盒子還能藏到哪兒呢？幾乎把所有人都問過了，只知道她們後來有到走廊上嬉鬧。這樣一來，那禮物就極有可能在教室以外的地方漂泊了。今天到學校，禮物並不如晨恩預期中的自己跑出來。

被焦慮洗禮了一整天後，晨恩就站在這兒了。晨恩從未想過要為這種事煩心，只覺一陣悲從中來，襯衫上暈開一陣陣剛落下來的淚。在這黃昏時分，人車稀疏的馬路蒼涼的很，餘暉橙霞，晨恩逡自啜泣著。

一陣腳步聲輕輕的靠近晨恩。是個與晨恩年紀相近的少年。「嗯……妳還好嗎？」少年試探著。滿面的涕淚總不好被人看見，晨恩輕輕的把頭轉向另一邊並答覆性的「嗯！」了一聲。「嗯……妳等我一下……」少年沒有離開，晨恩也只有聽到聲音，那少年似乎在書包裡翻找些什麼，過了一會兒又說：「我身上沒有衛生紙，只有手帕，妳……要不要擦一下臉。」晨恩還真不知道這年頭竟然有人會把手帕帶在身上，覺得他有點關心的露骨，心裡猜著：他要不是個善良的青年，就是個花花公子。晨恩用右手把肩膀上的書包背帶順了順，左手插著口袋。突然，少年輕輕的握住晨恩的左手腕並提起來，彷彿晨恩纖細的手腕是少年手中的一小段牙籤般溫柔。少年把手帕揉進晨恩的手裡並說：「妳應該比我還需要它。」並起步預備走了。晨恩還沒能醒過來，只問了句：「我們認識嗎？」少年回答：「妳都這樣問了，可見我們並不認識。」晨恩看看手帕並在手中搓揉了幾下，靠近鼻子可以聞到木製衣櫥特有的保護漆的味道。才正打算把手帕還他，但那名少年最後站著的位置只剩一灘夕陽。

約略在少年走後十分鐘吧，晨恩終究是回家了。不出所料的接到了中康的來電。晨恩跟他描述了禮物的事，中康竟稀奇的一點脾氣也沒有，倒是興奮的告訴晨恩他們這次幹部會議的趣事。兩人約好了明天一起出去採買露營要用的東西。掛上話筒後，晨恩才總算把心中的石頭放了下來，過了個安心

的晚上。

一早，天空微昏，烈陽待綻，應是個美好可期的日子。中康頗久沒有像這樣與晨恩出去了，自從高中之後吧！晨恩一方面是喜悅，但又不好表現出來，唯恐被媽媽發現並不是要去 K 書中心，大概挑了一件衣服就下樓了。

週六買早餐的人潮時段，比平常分散，但也少不到哪兒。陳媽邊忙著，看到晨恩邊寒暄了句：「今天起這麼早，去讀書吼？」晨恩略點了個頭笑著，就到櫃臺邊挑三明治去，預備帶著待會兒吃。站在櫃臺旁，晨恩的眼角餘光掃到一個面孔，仔細一看，原本些許的睡意都震飛了。是昨天那個少年。這是早餐店，遇見他倒沒什麼稀奇，可是他卻穿著店裡發的圍裙，手握抹布在旁邊的桌上抹著，整理桌面。晨恩一方面想上前問個究竟，一方面又顧忌陳媽。大家都知道陳媽的性子，被她看見又要給她說閒的。之前有個年輕小伙子來打工，就是和晨恩走的太近，而媽媽又聽信了陳媽的一番捏造，那年輕人才工作到一半就被打發走了。還不是因為晨恩的阿嬤近日常常住醫院，爸爸去照料她，多出來的空缺才找陳媽替代。晨恩不願同樣的事再次發生，何況，他要是真走了，手帕還真不知道要如何還他。晨恩只是抿著嘴走出早餐店，心裡悶著：「我一定錯過了什麼。」就往她和中康的約定地點去了。只是一陣混亂，三明治也忘了拿。

晨恩今天似乎也沒什麼特別重要的東西要買，光是和中康出來逛逛、吃飯，她就很高興了，而中康似乎也無意提起禮物的事。但比起從前，究竟疏遠了些。晨恩相信

這是中康的過渡時期，到露營那天，兩人會有全新不同的認識，來幫助中康度過這種疑惑不安的心。而晨恩偶爾會想起從前的事來陪伴自己。中康以前曾這麼說：雖然晨恩的爸媽有些守舊，但「晨恩」這個名字倒取得很好聽，很可愛也很有詩意。當時晨恩和他聊天，頭都還不需要仰得那樣高。

下午三、四點左右，東西買齊，兩人就各自回家了。晨恩在脫外套時，才發現了昨天塞在口袋裡的那條手帕，而想起了這件事。對那個少年一無所知，晨恩想，至少先知道他的名字。媽媽床邊的收納櫃，有每月轉帳給員工薪水的單據影本，媽媽會在每位員工的帳號旁寫上對應的名字。晨恩趁著媽媽去洗澡的空檔，溜進去主臥室，在窗外滲進的月光下，一張一張檢視著。每一個名字都能對應到一張熟悉的臉，就是沒一個是晨恩認不出來的。「或許根本就沒他這個員工？」晨恩坐在床邊，沉思著每一個環節，確定那不是夢。發覺自己待了有段時間，晨恩趕緊把東西收拾回原狀，離開現場。才把主臥房的燈關掉，浴室的門就開了。

隔天早上。晨恩被媽媽搖醒。坐起身來，雙眼還朦朧的。媽媽說道：「阿芳阿姨請假了，等會兒下來幫忙。」晨恩的週末通常是自然醒的，然而碰到這種偶發的事，也只得硬著頭皮起床。

晨恩家店裡有幾個雇了很久的員工。一個是村叔，另一個就是阿芳，兩個都是看著晨恩長大的。阿芳年紀也大了，體力衰退了不少，爸媽看在她以前帶過晨恩的份上，願意讓她繼續做，只是最近常常因病在家。週間晨恩要上課也就罷了，今天倒給媽媽逮

了個好藉口。晨恩稍微打理一下，圍裙套著，沒多久也就下樓了。

晨恩如往常的應付陳媽的招呼後，就往櫃臺去了。突然看到那位手帕少年站在眼前，才赫然想起確有那麼回事。「那……櫃臺就給妳了。」少年對她這麼說。晨恩總覺得他像幽靈似的，不過只挑大白天嚇人；又或者他真的是幽靈？不然轉帳單據的問題是怎麼回事呢？突然有個客人上前來點餐，才把晨恩的魂拉了回來。

晨恩的手裡點著錢，右眼觀察著手帕少年，左眼還得追蹤陳媽的確切位置。村叔手裡的鍋剷發出鏗鏘的聲音，少年逕自收拾著桌面，渾不知自己被監視著，在他看來，晨恩是連瞄都沒瞄他一眼。似乎多半的女生都有這種與生俱來的柯南本性，她們看似不用你，但極有可能已經掌握了你每一個舉手投足的小動作，甚至是搔癢的慣用手。

晨恩抓準了時機，趁陳媽在忙，塞了張衛生紙給手帕少年，上面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手帕少年回到櫃臺旁的流理台洗抹布時，又把紙條傳了回去。上面寫著：「亞文，鄧亞文。」字跡有點歪斜，但還算分辨得出。晨恩又問：「你沒有忘記你的手帕吧？」亞文回：「怎麼了？不哭了？」晨恩羞紅著臉寫道：「你不懂就不要這樣笑我。」

兩人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寫著，一個在收錢的抽屜裡，一個在店內角落的用餐桌上。陳媽本來就不怎麼細心，就是別太誇張，也沒什麼好擔心。村叔雖然就在晨恩旁的鐵板爐做菜，但他從晨恩兒時的對待方式，向來就是種冷靜的關懷與包容，甚至有些晨恩與村叔間的小秘密是連爸媽都不知道的。因此，固然不必去擔心村叔的部分。

有個女店員走到櫃臺前說道：「二桌的

蕃茄醬空了，我收走了，記得送一下。」晨恩背後的大櫥櫃上方有幾罐事先填充好的，但就是晨恩如何墊腳，也還是構不到。亞文正巧看到了，前去幫忙，一撈就到手了。晨恩在紙條上寫道：「你還是別對我太好，那對你不利。」亞文回：「那……我幫你拿醬油膏會好一點嗎？」噗哧的笑了聲，晨恩回：「不……我只是嫌你沒比村叔帥！」

不知不覺就聊到了上午十一點，一共花了八張半的衛生紙。晨恩有一家特別喜愛的咖啡廳，她邀亞文下午到那兒聊個暢快。中康下午碰巧有吉他社的年底成果發表，會一直待在學校。晨恩心想：她和亞文雖然沒什麼不可告人的，但真要被中康撞見了，還是不好解釋。不如趁著今天的空檔，順道把手帕還他。

晨恩告訴了亞文地點。兩人還真準時出現了。推開店裡的門，銅鈴作響著。深色的木製裝潢，襯托一盞盞白亮的小燈。人聲環繞著，但始終沒蓋過 CD 的播送。吧台是磚砌成的，不修邊幅的暴露著。亞文還真不知道自己住的城市裡有這種世界。晨恩領他到那坐習慣了的座位。兩人一開始都有些試探的聊些皮毛新聞。亞文說話時的渾厚聲與晨恩當天記憶中的不大相同，「或許我當時哭傻了？」晨恩想著。其實亞文對晨恩也有不少好奇與好感，跑到晨恩家打工只是第一步。亞文是屬於週末時段的短期打工，與正職的差別在於福利較少且薪水是當面給的，而非轉帳。雖然後來知道晨恩的心已有了歸屬，也只是習慣著，就繼續做下去了。

與亞文對坐著，倒是晨恩有些不自在，手不管怎麼放都不對。傳紙條時的勁兒，現在都不知道去哪兒了。亞文注意到她似乎一直避免彼此間安靜下來，而晨恩也發現自己

似乎是多話了些，兩人於是進入一陣沉默。

晨恩把頭擱在桌上問：「你會不會覺得……有點尷尬？」亞文道：「沉默不代表沒有對話。就好像站在森林裡，你聽不到什麼聲音，卻覺得森林似乎在跟你說話。」晨恩眼睛大大的望著他，似乎在說：「嗯……什麼？」看到晨恩的反應，亞文總算擋不住，與晨恩東倒西歪笑了一陣說：「對不起……我忍不住。」晨恩說：「我好像聽到你說森林什麼的。」亞文又說：「不過你看，我們傳紙條時甚麼話都沒說，不也聊得很開心嗎？」

兩人的密會就一直持續到了五點。中康的成果發表會在四點半結束。晨恩注意到現在的時間點實在有點危險，兩人隨後就匆匆分手了。晨恩回到家後接到了一通電話，彼端是晨恩在隔壁班的好朋友，小琳打來的。她告訴晨恩：「禮物現在在我這邊。」

一群高中生擠在開往山上的公車裡。在冬天中，今天難得溫暖些，像是上帝知道大夥今天要露營似的。

幾天前，晨恩在接到小琳的來電後，隔天一到學校就拿回了禮物。小琳解釋道：她起初並不知道這東西是晨恩的，只知道一群女生過去跟她鬧著玩，後來就出現在她抽屜裡了。而小琳也莫名其妙，失主找得不太積極。還是聽其他同學在說，才恍然大悟。晨恩一接到禮物，飛也似的拆了包裝。裡面是個娃娃鑰匙圈，從縫線看得出來，是手工製的。

公車繼續顛簸著，藏在嘻笑和吵鬧聲之下，沒人注意到晨恩的悲傷——晨恩的阿嬤在今天子時過世了。不想影響中康的心情，

晨恩什麼也沒提，而他似乎也沒看出什麼端倪。媽媽今早告訴她：既然錢都交了，還是出來好好的玩，別想太多。晨恩也只是一路在車上，獨自品嚐著淡淡的內疚。

雖然說是露營，不過顧及安全層面，現在也鮮少有人會用帳棚過夜。一行人到了定點，就先往旅館安置行李去。這邊沒有大通鋪，只有小木屋規格的，男男女女自然是分開在不同屋裡。而打理這個範疇的幹部正是中康。中康做了點調整，讓他與晨恩在一間兩人房的小木屋裡。晨恩也是到那才知道，而這倒讓她頗期待的——她有一整晚的時間和中康好好聊聊。

一行人便當帶著，就往登山步道上去了。在這個團體裡完全沒有認識的人，晨恩覺得自己存在得突兀，前面、後面的人總得隔著她說話。而中康又忙著預備行程，早就衝到步道盡頭的小廣場去了。

中康送她的小娃娃，隨著步伐在晨恩背包側邊的拉鍊下晃著。那個娃娃有著黑色眼珠、棕色短髮、雜色拼貼成的衣服，手握了顆大圓、厚實的深紅色愛心。這個娃娃身體裡的棉花，填得相當充實，像是製作者對於接收者的一片心意。晨恩把左手彎到後面，邊走邊握著。一個不留神踩空了一步，向前跌了一跤。旁人趕緊扶她起來。晨恩把手臂、手掌上的泥沙拍了拍，慶幸自己是往前摔，而非往山下滾。只是左腳小腿的一處皮肉有陣刺痛，在長褲底下，也不知傷勢如何。

直到走完步道，幾小時過去後。大夥分著便當，晨恩自己找了顆大石頭坐下來，把褲管捲起來，才知道這個擦傷究竟流了些血。晨恩皺著眉，忍痛試圖把藉由乾掉的血液，黏在傷口上的布料與皮肉分開。這一

撕，傷口又沿著三公分左右的裂縫滲出幾珠血。

這時，中康手裡拿了兩個便當，一邊吃著其中一個便當，邊找著晨恩。總算找到她坐在一旁，趕緊上前去說：「我幫你拿了一個——」話說到一半，中康就注意到晨恩的臉色與腳傷。他把兩個便當放在一旁，筷子擱在上面，蹲下身來察看那道傷後便說：「我去幫你拿個藥膏。」「我身上有藥膏了！」晨恩邊說邊翻找著背包。中康說：「那……我去幫你拿 OK 繃。」晨恩說：「我也已經有了，剛剛坐在我旁邊的女生給我的。」並把藥膏從背包裡抽了出來。「來吧！我幫你擦！」中康話說完，藥都還沒接到手裡，突然有個男生跑了過來，並向中康說了些什麼……待會兒活動要用的道具在下面，沒帶上來。「小恩你等我，我去一下！」中康說完，便跟著那個男生走了。但是他再也沒有回來。晨恩處理完傷口後，大概扒了幾口飯，就順道把中康沒吃完的便當處理掉了。

整個下午的大地遊戲，晨恩也玩得不甚精神。她看著在大家面前，抱著吉他自彈自唱，時而搞笑的中康，疑惑上帝究竟讓他起了哪些化學變化，才有今天的樣貌呢？這些改變，晨恩並不討厭，但也算不上喜歡。「我怎麼從沒聽你彈吉他給我過？」晨恩心裡賭氣著。

到了晚餐時段，一群人回到旅社裡的餐廳用餐，為晚上的活動充電。晨恩一點性子都沒有，合菜也是大概吃了幾口，就逕自回房去休息了。

夜晚的寒風，把木製的窗框吹得小聲作響。一台電漿電視在一個木頭色的矮櫃上。樓中樓的平台上，放了張圓桌，街燈透過它，顯出一塊鬆餅狀的燈影。房內有三分

之二的地板用木頭架高，沒有床架的加大版雙人床就放在上面，若坐在床中間，正前方就是電視，而右前方和左前方分別為大門和浴室。

晨恩呆坐在床邊，披著淡淡的疲倦。現在倒有點希望這整個房間都是她的，就是暫時不想理會中康。

中康這回倒還機靈。發現晨恩不見了，而他們倆預備過夜的小木屋燈是亮的。把門叩了兩聲，中康進來看到晨恩無神的坐著便說：「晚上的營火晚會很好玩喔！我沒有事了，可以陪妳。」而晨恩只是搖搖頭。中康把門帶上，鎖著，並說：「小恩……對不起，我後來在忙所以就沒——」晨恩沒讓他把話說完。向後癱在床上，側身背對著中康並打斷他說：「你彈吉他給我聽。」中康說：「我剛放在外面。」晨恩馬上回：「去拿！」中康說：「可能有別人在用。」晨恩頓了一會兒又說：「那你唱歌給我聽。」中康回：「我已經講一整天的話了，喉嚨都啞掉了。」晨恩不得不承認他的聲音的確沙沙的。而這還是晨恩頭一次用這種命令的口氣對中康說話，她也顧忌中康的界線，於是兩人都安靜下來，只有那個木窗繼續小聲的隆隆響著。

中康坐到她的背後，開始輕捏她的肩膀並說：「那我幫妳按摩好不好？」晨恩什麼話也沒回，只是趴著讓他繼續服務。這回中康還真有耐心，把晨恩從頭到腳每一吋肌膚都給抓過了。中康忽然起身，從浴室拿了條溫熱的濕毛巾來便說：「小恩……妳轉過來躺著。」晨恩有半睡半醒照著他說的翻過身來。中康蹲在床尾，把晨恩受傷那腳的褲管捲起來並用毛巾在傷口上輕輕的點著、按著。疤痕上的血漬一點一點轉移到白色的毛巾上。

直到傷口乾淨了，中康把毛巾往旁邊一放，把臉湊上前，親吻了晨恩。晨恩也被動的給予回應。但中康止不住似的，接著親吻晨恩的右臉頰、左臉頰、脖子右側、左側，並用一手在晨恩的大腿外側來回輕撫著。晨恩也昏昏的，不以為意。直到她發現有東西正頂著她的下部，才徹底醒來，把中康往旁邊推。中康往旁邊一翻，原來握在手裡的東西掉了出來——是個衛生套。晨恩站起來，又是詫異又是點生氣的說：「難道你滿腦子就只想到這些嗎？」中康試圖挽救的說：「好啦！好啦！妳不要生氣。你坐過來，我再繼續幫妳按摩。」晨恩音量加大的問：「你到底怎麼了？」中康回：「唉！妳不要這樣嘛……我也是個男生，我忍很久了，替我想一下嘛！」晨恩說：「你那哪叫忍耐？你根本不懂什麼是忍耐！」這下中康可惱羞了。「我可是親身經歷，我當然懂……因為我得忍受我的女朋友背叛我！」中康頓了會兒，淡淡的補了這句。晨恩不解的問：「你在說什麼？」中康說：「我都看到了！你不是趁我成發那天，跑去跟某人喝咖啡幽會嗎？」「那只是……」晨恩最擔憂的情況發生了！她試著回答說：「那只是朋友！」中康把雙手抵在背後撐著，又追問：「你們看來很熟啊！但我從沒聽妳提過他……他是誰啊？」總不能告訴他什麼手帕少年的吧，何況一長串的解釋又未必能讓情況變得更好。晨恩緊握著拳，毫無來由的恨自己。轉身抓起行李，只想離開現場。但中康簡直殺昏了眼，在晨恩要離開時又補了句：「妳包包上的那個鑰匙圈……」邊用手指著他送晨恩的娃娃，說道：「……那個鑰匙圈不是我做的！是一個女生做來送我的，而她……並不知道我有女朋友！」一直到中康說完這話之

前，晨恩都是憤怒的。而這一句話進到晨恩耳裡，她整個內心隨即瓦解。

中康從沒看過，有人的眼淚真會像水龍頭一般，不絕的湧著。晨恩手還握著大門門把，也不知是震驚過度還是如何，她開始抽搐著並在外套的手腕處胡亂抹著眼淚。晨恩抽搐得厲害，用很沉的鼻音，斷斷續續的說：「你說……我是除了……你……媽媽以外……第二珍惜……的人，你這樣……叫……珍惜嗎？」中康這才突然恢復了些理智，後悔這幾分鐘內自己所做的一切。中康想做點回應，但嘴裡什麼也吐不出來。想上前抱住晨恩，但他知道，一切都沒用了。他們再也回不去了。而丟下最後一根稻草使一切崩潰的，正是他自己。中康聽著晨恩吸著鼻水，而她的每一下抽搐，都像是自己刺向晨恩的一刀。

中康想了會兒，對晨恩說：「我們，分開吧！」

當天，其實中康和幾個死黨，私下有個關於晨恩的賭注。但因為沒有發生關係，讓中康輸了不少。

晨恩這時已經在公車上了。但眼前的一切仍像是夢，而小腿上的痛楚提醒她這並不是。這若真要是夢，她希望打從與中康同班開始就是。

晨恩的心情稍稍平靜了些後。坐在車裡最後方的座位，她看到一位坐在司機後面座位的老婆婆，而想起了自己的阿嬤，突然覺得可笑。就是她阿嬤的死，都沒讓她哭得這般嚴重。如果對中康而言，晨恩是個修補心靈的工匠，那麼，今天那位工匠，想必正式被踩死、碾碎了吧！晨恩把中康轉讓給她

的娃娃放在手裡。本來一股衝動想往窗外的樹林丟，但這對這只娃娃太不公平了。無意間被捲入這場風暴，晨恩覺得它實在可憐。它本來是充滿愛慕之心的，而現在每回看到它，恐怕都是根毒針刺在背後吧。

晨恩把車窗關上，闔上雙眼，靜靜等著一站又一站過去。

晨恩站在家裡的門外，背對著鐵捲門。面前靜悄的街道蒼涼的很。只有幾隻小蛾，不畏寒風的繞著街燈打轉。

晨恩一點也不想進家門。原本就說好了會在明天回家，這時候進去，一定要給媽媽審問一番的。晨恩現在只想靜一靜，並且把眼淚風乾。一個不小心，又想到剛剛發生的事，淚珠又沿著頰上原來的路線流了下來。

晨恩好似聽到亞文的聲音在說：「嗯……妳還好嗎？」還是因為亞文的鞋底弄出了聲音，晨恩才知道那句話不是來自她的心裡。晨恩轉了過來，與亞文面對著。亞文說：「我身上沒有衛生紙。」又被亞文撞見了她最脆弱的時刻，晨恩趕緊用手背抹掉眼淚。亞文又說：「我本來有手帕的，但是借給別人了！」晨恩的動作停了下來，並慢慢把右手伸進口袋，果然抽出了亞文的那條手帕。亞文把手帕接了過來，包住食指，在晨恩的眼眶輕輕按著。

在街燈產生影子的效果下，那兩隻小蛾就像是繞著亞文與晨恩飛舞。晨恩雙手插著口袋，頭俯著、靠著亞文的肩。亞文是有點經驗的，看這景況，想必是情侶大吵一架，又或者嚴重至分手了。而亞文也很清楚，多數女生是無法在離開對象的短時間內，投奔其他人的懷抱的。因此，亞文原本也只是就

這樣讓她依著，但寒風實在刮得厲害，亞文伸出右手繞過晨恩的背部，輕輕的繫在她的右肩。

晨恩從未有過這種感覺，好似這個男生把她的一切都讀透了。晨恩仍低著頭，但嘴角揚出一點淡淡的滿足，把雙眼闔上，就在亞文的肩上睡去了。

【完】

許榮哲
評語

這是一篇非常不起眼的小情小愛故事，但作者卻在這個平凡的故事裡，展現他不凡的敘事能力，那就是迷人的敘事腔調——讓人讀完之後，像喝了一口淡茶，有一種淡淡的滿足感。請作者務必珍惜這樣的特質，那是一個作家最大的資產。